

夷

宋

堅

洪邁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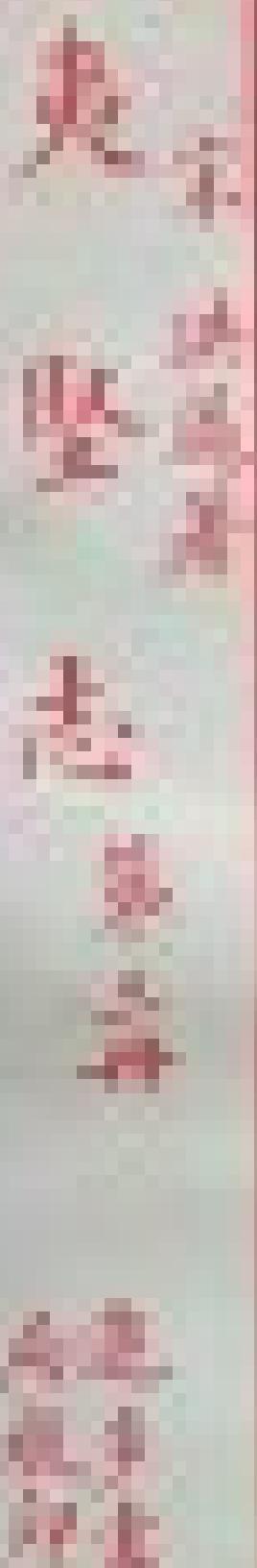
志

第三冊

進步書局校印

筆記小說大觀

集



卷之三

三

四

五

六

七

八

九

夷堅志卷十一

宋 洪邁撰

陽臺虎精

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。經亂離之後。長途莽莽。杳無居民。唯屯駐諸軍。每二十里置流星馬鋪。轉達文書。七八十里間。則治驛舍。以為兵帥往來宿頓處。士大夫過之者。亦寓託焉。乾道六年。江同祖為湖廣總領所幹官。自鄂如襄。由漢川抵陽臺驛。夜為蚊所撓。不得寐。戒從卒難初鳴即起。驛吏白曰。此地最荒寂。多猛虎。而虎精者素為人害。比有武官乘馬。未曉行。并馬皆遭啖食。今須辨色上道為佳耳。江如其言。歸塗過郢州。復當投宿於彼。與皂隸共三騎。及雨卒前行。起差早。覺人馬辟易。遙望一黃物馳草間。心絕怖。漸近蓋巨鹿。其大如牝牛。固已悚然。行半程。忽見一婦人在馬前。年可四五十。綰獨角髻。面色微青。不施朱粉。雙目絕赤。殊耽耽可畏。著褐衫。繫青裙。曳草履。抱小狸貓。乍後乍前。相隨逐不置。將弛擔。乃不見。江心念。豈非所謂虎精者乎。秘不語人。拂旦欲東。鋪卒云。昨於道左。見二虎齧。尚未能動步。吾官欲之否。願以獻。江笑曰。吾豈應養虎自遺患。却弗取。又信宿。從漢陽濟江。同載數人。彼婦在焉。容

貌衣服。一切如初。初江為女子獨行。而能及奔馬。益懼。坐轎中。下簾閉目。不敢正視。還舍且一月。聞門外金鼓叫譟聲。士庶環集者幾千數。若捕押充盜然。出觀之。則又彼婦也。問其故。皆言南市人家。連夕失猪狗小兒甚多。物色姦竊無有也。獨小客店內此婦人。單身僦止。三經旬矣。而未嘗烟爨。囊無一錢。但謹育一貓。望其吻時。有毛血沾污。疑必怪物。是以訟於官。令戍遷執送府。婦人氣槩洋洋。殊無怖色。既入郡。郡守李壽卿侍郎。使至僉廳供狀。婦自能把筆作字。云姓屠氏。是士大夫家女。父嘗任遠安縣知縣。嫁夫不稱意。亦已死。無嗣續。孤子一身。客游苟活。市上惡少年交相侮困。翻試為異類。冤苦無極。願侍郎做主。壽卿不忍窮治。姑令責戒勤狀。押出境。遂入咸寧茶山。與采茶寮戶雜處久之。又因搏食畜犬。為人所見。匿而逐之。後不知其所在。

京山鹿寨

江同祖過郢州京山。晚抵村驛。驛人言鹿在前結寨。即出觀之。彌望可數里。巨鹿無數。四環成圍。以角外向。凡數十重。兩廻廻處中。勃跳嬉戲。民田相近者。悉遭蹂踐。禾苗為之一空。獵戶雜沓其傍。云不可近。近輒觸。遭之者多死。明旦始引去。獵人持弓矢戈矛。追隨之。伺巨者行前稍遠。乃敢捕射。其稚弱亦各有所獲而還。

王宣樂工

紹興初。岳少保制閩於荆襄。是時墟落尤蕭條。虎狼肆暴。雖軍行結隊伍。亦為所虐。有士人言猛獸畏樂聲。若簫鼓振作。當自退避。由是頗采其說。乾道中。王宣子為副都統制。自襄陽往郢渚。逢次荆郢間。從馬直以百數。日猶啣山。象樂競奏。候更報。一簾篥部頭為虎於象人之中。忽衝去。正驚怖未已。又報笛部頭一人亦然。其處距宿驛幸不遠。爭策馬赴之。解鞍良久。簾篥者奔喘而至。顏無人色。少定。始能言。初為虎所搏。置之穴中。復往取笛工。至則啖食。度已飽。故未見傷害。但與二雛繞屏作戲。忽憶得腰間有所執器。急取出大聲噴吹之。巨虎驟震。不暇挾其子。踉蹌遽走。不反顧。望之極目。乃敢歸。幾不免虎口也。時呂彥升守襄。

餘干縣樓碑

餘干縣治之南有二樓。前曰鼓樓。後曰敕書樓。後樓牌縣宰杜師旦所書。乾道初。勅字左畔。有黃蜂結窠頗高。邑人言。此吉兆也。吾邑當出貴人。或士子掇巍科第者。是時趙子直家居縣市。赴省試已而大廷唱名為第一。後三十年紹熙甲寅。復見一窠綴於勅字之上。人又益喜。趙公遂拜相。次年春。窠忽為人觸墮。不踰月。趙罷歸。是二

者豈皆偶然耶。其異如此。

朱忠靖公墓

朱忠靖公。蔡人也。渡江之後。卜居於湖州。薨而葬於妙喜山下。既數年矣。術者過而歎曰。山勢甚吉。恨去水太遠。秀氣不集。子孫雖蕃昌。恐不能以科名自奮。朱公諸子皆知之。固不暇徙。而後死者復以昭穆次第祔窆。乾道中。公次子侍郎夏卿士子翌用治命。捨祖塋而別訪地。唯以水為主。羣從諫止之。不納。竟如其志。得一穴。前臨清溪。既葬二十年。侍郎幼子稷。及翌之子濟。遂擢丁未進士第。已而濟弟偃及甲繼之。殊袞袞未艾也。

江陵村僧

江陵民某氏。世以園豕為業。有村僧居五十里外。每為鉤販。往來積有年矣。民長子嘗攜銀券。其直百千。并一僕。出鄉間貿易。經宿不歸。浸淫至累月。荆土市蜃子弟多因挾貲在手。飲博浪游。耗折父錢。無以反命。不敢歸。或迤邐適他境者。民蓋用此疑。厥子不深以為憂。村僧者。以冬月農事畢。牽猪過其門。留少憇。別一僕。視其挽索驚曰。此我家大郎所自撻者五尺。安得在汝手。五尺者。土人稱挽畜產繩縛之名也。僧

色變。抵云。昨於某處大路上拾得之。誰人無此物。何為誤認。僕以告主人。強拉僧偕往。昨處方舉手指畫。聞林莽間尸臭異常。掩鼻就視。則厥子與僕。兩尸跔仆敗溝內。雖暴露過盛夏。而枯骸不損。略不為狼狐齧啖。的可識。遂執僧以還。始言因見其有所齋。乃醉以酒而殺之。曆日已久。意謂無由發覺。豈料用一索之故。自投冤網。令無所逃矣。竟伏刑於市。

峽州泰山廟

峽州城東有泰山廟。蓋以他處東岳行宮者。頡倣歲久。土人謀改作。峽境雖饒於林木。而多去江遠。正有力可買。猝難挽致。紹興癸丑之冬。一夕大風雨。五十里外深鳩中。如發洪狀。浮出巨材千數。皆串貫成簰筏。順流而下。至郭外無所闡礙。而止。民共告於郡。謂神明所賜。請以為新廟。緣門擊鉦。集眾牽繩。置之寬閑處。梓匠審視。大自棟梁。小至榱桷。一切備具。凡可為梁者。本末著地。而當中隆起。可為柱者。充滿端直。或長或短。各應所用。又已剥削木皮。於工力甚省。見者嗟異。證冥冥賜佑。無敢小為欺隱。即日命役。踰數月廟成。一區耽耽。遂為夷陵壯觀。仲子時僉書郡幕。實見之。

員一郎馬

荊州長林縣民蹇大居。郭北七八十里間。有一女納同里鄒亞劉為贅婿。鄒愚陋不解事。薄有貲業。且常為人傭。跋涉遠道。在家之日少。蹇據其屋。耕其田。又將致諸死地。而掩取其產。少年李三者。頻至蹇氏。浸浸與女通。蹇常諷之曰。苟能殺鄒郎。以女嫁汝。李欣然承命。特未得間。紹熙四年。秋城人員一。販牛往襄陽。鄒輔行。畢事南還。蹇遙見員生跨馬。鄒負擔在其後。急呼語李。使持刀出迎之。纔相值。奮斫員背。墜馬死。繼又戕鄒。亟昇寢道側。是時適無人行。里正稍稍集。會倉猝之際。莫知凶變所起。員之姻家為義勇部將。所居距彼數里。員馬既失主。竟趨其門。與廄駒相踶。齧部將出視。驚曰。此是員一郎馬。吾却見其騎而歸。安得到此。必有故。即詣前途訪測。見二尸。認其一為員。其一尸衆認為鄒。固已略聞陰計。竟往囁蹇曰。汝何得白晝殺人。蹇面赤。聲咽不能答。李亦在焉。遂皆受捕。明年春獄成。蹇李以謀殺女。因與人姦致夫於死。皆當伏誅。以殺時無證。具奏予姪孫伋僉書判官。見其事已而去職奔母喪。至七月。覃赦下。此三人正典刑。及漏網。皆不及知。原是事因馬而覺。天理昭昭。當不但已也。

張十萬女

鄂州京山境地名辦頓。豪民張祥。雄於鄉間。名田藏錄。金銀布帛皆以億計。故里俗目之為十萬。紹興初。巨盜桑仲橫行漢沔間。所過赤地。張聞其且至。以貲財孥累之衆。不能移避。於是整頓舍館。烹牛屠猪釀酒。先路迎之。桑甚喜。為之駐留。至於累月。山徒相隨。日夕醉飽。仍各有縑銀之贈。桑約飭丁寧。秋毫不犯。張有笄女。從簾下窺。覘。桑見其少女。欲得之。張不許。桑怒曰。吾業為不義。殺人如踐螻蟻。令全爾一家。可謂恩惠。而眷惜一女子耶。張懼亟以嫁之。留既久。悄聚數萬。衆無物可食。遂盡戕其家。猶以妻故。收拾其骸瘞於堂中。作大塚掩畢而去。獨挈妻俱行。其少女奔出外得脫。存亡消息。無復與人相聞。既四五十年。鄉人樵採山下者。猶或見之於巖穴中。容貌只如二十歲許。亦問至故居。隱隱有哭聲。到今猶然為鬼為妖。或云遇仙得道。皆不可知也。張屋基址尚存。有奇石高丈餘。巖壑穿穴。宛然天成。宣和時。花石綱欲取以入京。重不可移。亦會兵亂而止。今士大夫過見之。未有不瞻翫咨惜者。堂記石刻。猶存。范謙叔所作。又有蘭軒記。朱子發所作。故屋唯門樓在。彼人徒以為東岳行宮。小處其大可知矣。二事。姪孫子中說。

贛州雷

慶元元年三月二十七日。贛州大雷雨。贛巫張履信既受代。赴同僚餞席於縣治。靜
暉堂。日晡時。庭中忽有大毬十數。旋轉上下。其勢可怖。坐者皆起曰。迅雷風烈必變。
此非吾曹所應高會也。相與散歸。至暮聞震。聞郡市一書鋪史林三者震死。左脅下
有朱篆三字。是時憲司大吏劉昭。在家晚飯。亦見火毬滾踔於堂。徑入弟房內。弟亦
小胥也。正登牀視漏處。其妹在房。見朱衣神十餘輩。皆長丈許。睢盱往來。妹喪膽盡。
力大叫救人。一神猝其髻以出。曰。不干汝事。則已。相去二丈矣。雷斧從屋脊碎棟瓦
而下。搊弟至門限。然後擊破其腦。俄一婢亦墮於庖下。蓋同死者三人云。

章僉判妻

婺人章濤。德文侍郎之子。娶永嘉盧氏。生一男。數歲之後。忽不飲食。初意其嫌惡。
娶人章濤。德文侍郎之子。娶永嘉盧氏。生一男。數歲之後。忽不飲食。初意其嫌惡。
抑或小疾為梗。而起居笑語固自若。明日復然。章問之。不肯言。姑鄭夫人出語。誰詰。
但斂袂唯唯。於是疑為祟魅。遍叩婢妾。乃知近嘗往後陵游觀。謂侍妾曰。桃枝上有
一顆如盂大。必甜美可食。為我摘取。妾望之。滿樹纍纍。皆常品。無所謂絕大者。盧氏
自以竹作叉夾。取入手。為啖食之狀。女伴有同游者。皆訝之。自是日遂不食。猶時時

飲酒消渴。及果實之屬。雖幹理家務如初。而與夫異寢。歷十五年後。并酒果不入口。唯飲冷水。又七年。亦已之。紹興五年。章僉書贛州判官。妻偕來。其弟越。適為江西副都監。官舍在贛。越嘗病。更數醫弗愈。盧氏問疾。坐在榻上。為按摩所患。告處。次日宿疴如洗。始驗其感遇云。張履信因邊同僚室家宴集。獨盧氏不肯來。時年七十矣。

玉環書經

章濤從外祖鄭亨仲資政入蜀。過京西道間。入一僧寺。舍宇極蕪陋。其傍有一堂。奉觀音龕像。左右列華嚴經數函。抽簪試啓之。得小軸。乃朱書金剛經也。卷軸差不甚損。然已故暗。字畫勁楷可觀。展視其末。則云玉環刺血為皇帝書。蓋楊太真遺跡。血色儼然。非朱書也。鄭之子取而寶藏之。

信豐巨樟

贛州信豐縣水南有瑞蔭亭。前兩巨樟。相去百餘步。其高拂雲。枝幹扶疎。類烟霄中物。亭以故得名。紹熙癸丑之秋。贛境大水。浸淫至於縣鼓樓。兩樟之間。為所淘洗。露出一連理枝。自東徂西。長四十五丈。枝下去地丈許。蓋其生已歷多年所。因水暴乃
袁見。遂為一邑奇觀。右四事思順說。

孔雀逐鷹鬼

撫州宜黃人鄒智明家饒於財。暴得厲疾。昏昏不知人。一日少間。語其妻使請師叔。師叔者。其房叔也。為僧住持臨江寺。能誦孔雀明王經。至則曰可於房外鋪設佛像。而即牀前誦經。妻如其戒。僧誦兩卷畢。出就飯。智明望見挂像處。一孔雀以尾逐厲鬼。僧竟讀疏去。日將暮。一小鬼來告曰。我輩佩佛勅。行當去此。但公頭上有釘未拔。願多燒冥錢與我。便相為除之。於是呼幹僕饒山散買楮幣。聚焚於庭。諸鬼奇形異狀。以千數。舞謝歡喜。其先告者徑登牀拔釘而去。且言曰。我明日往縣市曾打銀家行病矣。先是智明最苦頭極痛。登時豁然如失。平旦即能起。欲驗其事。走介扣曾匠家。果云忽害傷寒。

雲門僧鬼

建昌麻源第三谷。山水清邃。為江西勝處。有僧寺道觀各一所。僧姓陳者。自縊死。其弟子邦彥。鄒氏子也。代掌僧事。嘗謁三里外民家作緣會。徒衆盡行。旋募村農陳三守舍。甫二更。明燈獨坐。聞戶外咄咄聲。方疑怖。一僧揭簾入。吐舌至地。陳驚奔走。廁握庖刀。望空亂斫。殆於失心。夜過半。寺象歸。覺屋內呼擾撼閭。趨視陳已昏惑良。

久乃蘇。臨川漆匠陸生者。常為僧役。然至暮則寓宿觀中。城南王三錫時在觀讀。謂之曰。汝就彼用工。何不擇一室休憩。乃挈繫來此。陸笑曰。吾往來兩處久矣。向者元不知有變怪。昨携小子以暑月宿於寺廡。因為蚊蚋所撓。避之於法堂中屏內。時夜方半。月色滿庭。望見一僧。繫皂裙。曳鞚鞋。從東廊上西廊下。口呼邦彥不已。如是者數次。吾父子恐甚。憂其且來。屏息不敢喘。幸而自去。從此不復夜往云。

蓬頭小鬼

雲門寺有一魈怪。頗幻嚇人。嘗有遊客至。主僧邦彥館之於三門傍小室。冬夜附火不覺昏睡。及開目。見一物長三尺。蓬頭鬍鬚。正相對坐。客驚呼出戶。邦彥聞之。徐行笑視曰。何害何害。只是蓬頭小鬼耳。麻源巡檢鄧琬來治小亭。館於寢堂。時表兄王三錫在道觀。常相遇。王告之曰。深山多怪異。須益寶僕從。以備不虞。不然。從入僧房。乃可安寢。琬弗信。一日折簡召飯。遽言便欲還家。王訝其忽忽。琬曰。不聽兄教。昨夕只一小吏伴直。琬寢於大牀上。夜分熟寐。聞左榻上如人持重物。敲擊者數四。倉皇呼吏。吏固已怖懼。遂相携開闔而走。厯堂階十餘層。不暇躡級。滾櫛趣下。驚魂至今未定。豈容更留哉。是晚辭去。

鄧富民妻

邵武光澤縣村疃曰牛田烏陪。富民鄧生買一妾。嬖愛殊甚。妻不能堪。遂自經而死。即日響怪百端。鄧苦之。而無計可息。召墓師兩人為卜葬。館於書室。鄧不敢徑就枕。且傍壁寢。令客處外。夜月正明。聞窗外芭蕉林風敲撲簌聲。失驚曰。又來也。客方問其故。死妻已披髮立帳邊。漸逼枕席。客口舌間為髮所沾絆。三人呼駭起走。不復寢於彼矣。妾當晝入酒庫。見主母垂髮立其側。即慄倒地上。幾至隕命。訖於妻葬乃已。

會稽獨脚鬼

方子張為會稽倉官。僦民屋作廁舍。庖中炊飯熟。婢舉飴時。忽三分失其一。已而穀饌亦然。陰伺之。了無所見。主母疑婢盜與人。屢加鞭笞。而竟不能得其實。一老嫗嘗至彼。遇異物。足蹠蹠。不暇細覩。慄而出。以告子張。子張異焉。謀徙居以避他禍。偶步至鄰家小室內。望一龕帳極華潔。試往視。正畫一巨脚。略無相貌。叩其人。但窘撓不答。若無所措。乃悟常日盜飯者此也。郡士姚縣尉精法錄。善治鬼。語之故。姚曰。是名獨腳五通。蓋魅類也。君欲治之乎。子張曰。幸不為大過。無用深懲。只令絕跡勿相犯足矣。姚為飛符約勒之。自此寂不至。

孫判官

孫判官者。汴京人。南渡後。居於秀州魏塘。氣質軒舉。好談修身養生之事。每歲初夏。昇一桌。輒置庭前烈日中偃卧。以桌覆之。當食時略起。食已復然。自旦迄暮。乃罷。如是者竟三日。劇暑不渴。凡所謂暑藥。未嘗向口。專啖冷虀粟飯。亦無藏腑瀉泄之疾。常自矜訖。言可以不死。識者亦以得道當享上壽期之。乾道五年。官於毗陵。恃氣力盛壯。與娼女媠狎無期度。訖喪其軀。年纔六十餘。

孫儻擊鬼

孫儻大夫者。鄧州人在。金國為千戶長。紹興末歸正。得官淳熙中為東西兵馬副都監。因買田築室於穀城。其人甚勇。危婢嘗報比夜入厨。輒有一物蹲竈下。蓬頭垂髮。不可認面目。呼之不應。逐之不退。必鬼也。孫曰。此後再來。當告我。明夕又至。孫往視之。信然。笑曰。是柔仲軍喫了底人魂魄耳。即奮拳撲其項。立沒於地。迨早。命僕發土。得遺骨一具。乃輦而棄諸野。

孫儻寶劍

孫儻家藏寶劍。絕異。夜置庭下暗處。則星象皆燦列其上。襄陽前軍統制趙嚴者。

亦自北來。為予弟景裴言。頃遼主天祚在位。日有星墮於燕徹禁廷。既入土。猶熒熒然。召太史訊其占。對曰。其下必有異。立遣掘視之。深入七八尺。得鐵鎬一塊。其重百餘斤。命付冶。冶司鑄為十劍。欲試其利。鈍。喚獄中一死囚出。被以厚甲三重。曰。我今赦汝。因喜而拜謝。即舉劍斫其腰。并三甲皆斷。其堅利如是。嘗以一與駙馬都尉孫君。蓋得此云。裴弟屢求觀力拒之曰。原未嘗有。其意畏人奪取之也。裴時官襄帥幕府。

易村婦人

慶元元年五月。湖州南門外。一婦人。顏色潔白。著皂弓鞋。蹣跚獨行。呼賃小艇。欲從何山路往易村。既登舟。未幾。即偃卧。自取葦席蔽其上。舟纔一葉。展轉聲歎。必相聞。而寂然無聲。舟人訝焉。舉席視之。乃見小烏蛇可長尺許。凡數千條。蟠繞成聚。驚怛汗流。復覆之。凡行六十里。始抵岸步。扣舷警之。奮而起。則儼然人形。與初來時不少異。腰間取錢二百。償僱直舟。人不敢受。婦問其故。曰。我適見汝如此。那敢接錢。笑曰。切莫說與人。我從城中來。此行蛇瘟。一個月後却歸矣。徐行入林中。數步而隱。彼村落人七百家。是夏死殆半。初湖常秀三州。自春徂夏。疫厲大作。湖州尤甚。獨五月少。

纂六月復然。當是蛇婦再還也。吁可畏哉。沈清臣女嫁閩帥詹元善。老嫗來福州說此。

潘仙人丹

高州茂名縣本唐潘州也。縣界有黃尖嶺。父老言黃有僊人姓潘。居此鍊丹。近十數年來。工人入山鑿石。乃得樹木屏於石中。蓋僊所遺丹劑。墮地融結者。一層復一層。殆可揭取。但枝葉端正者。百無一二。民黃氏擅此山外。有人采伐。則先以鹽絲與之。然後入山祀土神畢。徐徐施工。朱子淵為桂帥。致兩屏遺予。老幹扶疎。上挾雲氣。下臨廣漠。混然天成。畧無斧鑿一跡。非若祁陽所產。藉人力磨治。故齷齷高下。失其自然也。又云海涵萬族。無所不有。范石湖虞衡志。嘗載石柏。今方得一株。自海底石塊上生。根株盤錯。枝葉如畫。其色紫。其根白。其質皆石也。天陰雨時。必有水珠在葉上。枝間亦有柏子。皆石脂凝結而成。子淵賦詩云。海物難窮造化奇。後凋惟有歲寒知。誰將修月黃金斧。斲就凌雲紫玉枝。直幹宜容塵點澗靈根。偏與石相宜。天然不假栽培力。肯逐東風盛與衰。予和之云。海底靈根石效奇。山經地志不曾知。凝紅幻出珠千顆。染紫變成玉。一枝鶴骨龍姿隨質見。鸞棲鳳宿與香宜。元戎高唱真難和。愧